愛日精廬藏書志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二

集部

別集類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 舊抄本 何氏義門手校

金趙秉文撰 後附墓誌銘 元好問撰 卷首有壽何焯之印兩印

學以儒爲正不純乎儒非學也文以理爲主不根於理非文也自魏晉而下爲學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異端不本於仁義之說而尚夸辭君子病諸今禮部趙公實爲斯文主盟近自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過以見示予披而讀之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

雜為故能至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主盡在是矣天下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流障而東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余生多幸得從公游然聾瞽無與乎視聽故不足知公後生可畏當有如李之尊韓蘇之景歐者出焉余雖老矣猶幸及見之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一月庚戌日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卑落楊雲翼引

何氏手跋曰按元遺山為公墓誌及中州集序傳皆言滏水集前後三十卷則公尚有後集十卷不知藏書家猶有存焉者耶康熙癸未壯月夜直南薰殿燈下記

又曰歸潛志云趙閑閑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顯異士論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

者皆倣去號淦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選之原道性然其爲二家所求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刻之故二集皆行於世外集豈即後集耶漫記於此康熙五十年立春後二日燈下焯書

又曰壬辰九月得李暎碧所藏舊抄本再校

又曰興化李暎碧家蓄舊抄本自云得之吾吳市中石門呂氏傳之後抄以出鬻與此本間有多一二句處知李所得者趙公之本然此本則後人病其繁冗而有所刪削也壬辰秋冬之交積雨無事費數日校之何焯記

何小山跋曰借汲古閣鈔本影寫借朱竹垞太史本對校

明家本子俱錯誤殆不可讀然宋本實勝毛本也安得元槧本悉改其譌字爲快也康熙癸未仲夏小山記

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金滹南王若虛從之撰

黃鳥止於邱隅流丸止於甌臾羣言止於公是夫言生於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佩劍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寒其口而厭其心而後哤呶之說息矣自秦火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謂無功于聖人然諸儒曲學往往反爲所汨陵遲至於唐宋人自爲說雖其推明隱奧爲多其

間踳駮淆混舛誤後生著亦不少矣六經且如是況百家乎子長實錄也劉子元點其煩孟堅鉅筆也劉貢父刊其誤子京俊才也劉器之病其略舊史氏且如是況雜述乎然則有人於此品藻其是非甄綜其得失使惑者有所釋鬱者有所伸學者有所適從則其澤天下也不既厚矣乎今百餘年鴻生碩儒前後踵相接考其撰著旁礴彪炳今文古文無代無之惟于識論之學殆爲闕如豈其非物文理相與爲汙隆耶其磊落之才閎大之器深識英眄爲世樹表者不常有耶抑亦有其人遭世多故不幸而無以振發之也溥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達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以爲傳注六經之囊也以之作六經辨

論孟聖賢之志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信萬世文所以飾治具詩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後也各以之為辨而又辨歷代君臣之事迹條分區別美惡著見如粉墨然非夫獨立當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凡以繁言辨之也故卑者以陷而高者以行怪詭者以悟而功者以徇欲傳者如是發之者又如是尖纖之淫而浮誣之奇者將見天下之人人趨於壞而已耳如先生之學誠處之王公之貴賴以範世填俗其庶乎道復明於今日也先生今已矣後百年千年得一人焉食先生之餘廣先生之心能使斯文之不墜則雖百年千年吾知其為一日也欒城李冶引

濟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古滄王公
時舉來丞是邦出於行篋始得見之與賢書院謄錄刊行
迨今十年其板爲復翁所得以字多差舛恐誤讀者欲得
行本證之而王公去此陞行臺監察御史幕柄文廣東宣
轍撫定雖欲求之未由也已既幸任過道過廣陵吾州士
夫以棠陰之舊候迓公來就乞校正出脫漏差錯字四百
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之公又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濟
南古律儀二十篇傳續卷末收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三
年二月中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古之君子學博矣猶以爲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惟然
故博而非雜乃其著學經若史暨書論議記稿其存而世

有博雅之士潛心焉者又詳說將考覈而求其是是殆前乎諸老先生所望乎來者之盛心而余于濟南遺老集讀而知之者以此所尊者經而於傳記百氏弗盡信見到處擺脫窠臼而不依隨以爲是非以是談經與史則詩文以下可知也非其學之博而蘄乎辯之明曷克爾嗚呼中原文獻之邦諸老而後百餘年來知隔宇宙有可慨者濟南生乎其間必有遺風餘澤之沾丐者未泯故所學論說源委秩然方將抄其會余意者隨可讀書附記同與切磋究之值風雪凍指欲墜握筆復己坐與賢書院行且鐫梓喜而爲之識於帙之初閼逢涒灘冬至日前荆臺冷官彭應

予以剽竊之學由白衣入翰林嘗代鉅公如趙閑閑楊禮部滹南先生皆士林儀表人莫得見之而一旦得侍几硯渾源雷晞顏且鄉王武升河中李欽叔亦稱天下之選而十年得過從游故予嘗自謂明取科第未足爲幸而忝厠英游之末茲所以爲幸也蘇玉堂東觀側耳高論日夕獲益實多然發予最深誨予最切愈久愈親者滹南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性聰敏蚤歲力學以明經中乙科自應奉文字至爲直學士主文盟幾三十年出入經傳手未嘗釋卷爲文不事雕琢唯求當理尤不善四六其主名數區別是非古人不貸也壬寅之春先生歸自范陽道順天爲予作數日留以手書四帙見示曰吾平生頗好議論向所雜著

往往爲人竊去今記憶止此予其爲我去取之予再拜謝不敏明年春先生亡矣越四年其子恕見予于燕京予諗以其書付之又二年奠城令董君彥明益以所藏釐爲四十五卷與其丞趙君壽卿倡議募工將鋟諸板以壽其傳囑爲引予爲先生之學之大本諸天理質諸人情不爲孤僻崖異之論如三老三宥五誅七出之說前賢不敢口議而先生斷之不疑學者當於孔孟而下求之不然殆爲不知先生也先生諱若虛慵夫其自號云歲屠維作噩閏月初吉月後進東明王鶚敘祗書

莊靖集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金李俊民撰

夫水之有源也始焉濫觴其流不已派而為川匯而為澤會而為江瀦而為海波瀾吞吐乾溢如一乾坤涵浸古今不竭噫觀水者觀乎於海觀止矣然後乃知其水之有源也若夫雨集而溝澮盈潦停而蹄涔漲潮滿夕除涸可立待是惡足以為水哉學之有本亦猶是也韻而為詩章聲而為樂府律而為詞賦廣而為騷雅其文愈宏其筆愈雄其篇愈鉅其辭益富蓋有本者之如是其視落霞秋水畏日薰風一聯一詠雖膾炙人口然器小易盈敵大則怯是惡足以為學哉吾鄉李用章先生每自弱冠以明經擢第為天下甲爾後仕宦數奇厭年而調先生雅志亦厭於乾役恬於學問自初筮仕距今四十餘年手不釋卷經傳子

史百家之書無不研究其學之有本可知矣故其作為文章句句有根源字字有來歷格老而意新辭近而旨遠不涸不竭其汪洋之學海歟郡牧段正卿公退之暇一日名諸士大夫謂之曰澤雖僻邑俗尚儒風今桑田更發桂樹淵秀幸有滕元先生在是天之未喪斯文於吾地也使其平昔著述稱而不揚我輩不厚顏乎遂裒集其文募工鋟木以壽其傳可謂賢於用心矣豈特此耳又能重責大成之像復新立道之堂給田以贍學校蠲役以優郡秀此一舉也衆美具焉自今以始吾道有所宗主可無慶乎故喜而道其實歲次單閼三月哉生明長平李仲紳敬序

好古樂道之士作為文章豈偶然哉蓋感物節事傷時懷

舊陶寫蘊奧之情涵詠無窮之意千態萬狀卒歸於堯舜禹湯周孔授受服行之實學者仰之若泰山北斗噫非極深造之妙者莫能至焉鶴鳴老人吾鄉之巨儒國朝之名士也經學傳家尤長於禮未及壯歲擢進士第一時方顯用勇退居閒專經學史冥搜隱索四十有餘年其德行文學庶幾乎古雖片言隻字亦必有據如太羹元酒有典則而無浮華一時文士靡不推讓郡侯段公銳意文事時與上大夫會於錦堂乃鳩集先生近年著述得詩賦古文僅千餘篇合爲十卷鋟板以傳僕忝預席末雖不能繪日月之光詎可無言故引之王特升序

夫文之爲文其來尙矣與造化一氣俱生者也日月照臨

星辰輝映天之文也山川流峙草木敷榮地之文也人得天地之秀而爲萬物之靈有仁義禮智以根於心故觸物感情發而爲言無非天下之至文也如風行水上自然而然固非有力者之所強能亦豈徒吟詠風景摹寫物象而已哉將以經天緯地厚人倫美教化貫乎道者也先生世家護澤唐韓王元嘉之裔生而聰敏幼而能文弱冠而魁天下蓋以學問精勤耽玩經史諸子百家無不研究故其文章典贍華實相副字字有源流句句有根柢格律清新似坡僊句法奇傑似山谷集句圓熟脉絡貫穿牛山老人之體也雄篇鉅章奔騰放逸昌黎公之亞也小詩高古涵蓄尤有理致而極工巧非得天地之秀其孰能與於此先

生平背著述多矣喪亂以來蕩析殆盡此特暇年游戲之緒餘耳每一篇出士大夫爭傳寫之第以不見全集為恨錦堂主人崇儒重道侍先生以忠敬迺與諸同道購求散帙篇什鳩工鋟木用廣其傳使國人有所矜式門下劉公濟之君祥仲覺姚子昂左右其事未百日而工畢慮久蒙先生教澤仍熹錦堂之好事不揆荒蕪姑道其梗概云爾

余月初吉劉瀛序

史稱唐文三變至韓昌黎而後稍稍可述誠確論也以其當世文士類皆流於一偏如白樂天之平易李長吉之放誕孟東野之酸寒賈浪仙之窮苦是豈不欲去其偏而就其全乎蓋以平日所賦之性所養之氣所守之學迂疎局

促執之而不能變之耳唯韓昌黎則不然中正之學發爲文章粹然一出於正其於觴詠之間給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鉤元提要據古論今左右逢原意各有寓爲時人之宗師豈一偏之所能囿哉我鶴鳴先生今之昌黎公也其出處事業自有年譜德行才學自有公論雄文傑句板行於世名儒鉅公又從而備序之尚何待僕之諜諜也然承先生之教游先生之門誦其詩閱其文者三十餘年矣覩茲偉事安敢默然姑道其萬一亦涓塵裨益之意也故喜而書之癸卯年四月望日門人史秉直謹序

李瀚重刊序　正德戊辰

葉贄序　正德戊辰

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 明宏治刊本 玉蘭堂藏書

金元好問撰 頤齋張德輝類次卷首有玉蘭堂辛夷館印季振宜印記蓋文氏舊藏後歸滄葦者

李冶序 中統三年

徐世隆序

李瀚重刊序 宏治戊午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 抄本 從子謙姪藏舊抄本影寫

元耶律楚材晉卿撰

士君子困而後學老乃忠歸博弈者流猶賢乎已屏山年二十有九閱曰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歎日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書三十餘萬

言內藥心學諄諄大半歸顏早立亞聖生知追釋先賢誠難例指湛然居士年二十有七受顯訣於萬松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哀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入神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盡得其道萬松面授衣頌目之為湛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耶證公侯明白四知無若此者湛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從源自古公侯承稟宗師明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一日過其門見敦菜根蘸油鹽俶脫粟萬松曰子不太儉乎曰圍閉京城絕粒六十日守職如恆人無知者以至扈從西征六萬餘里歷艱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蹈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問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若乃冒聖安而成

贊哉清溪而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僞外
而含宏光大禦侮敵國之雄豪內則退讓謙恭和好萬方
之性行世謂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於湛然正
心修身家肥國治之明效吾門顯訣何慚於大學之篇哉
湛然嘗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曰惟屏山閑閑
可照吾心耳噫嘻雖欲普慈兼濟天下後世末由也已嘗
和友人詩曰贈君一句直截處只要教君能養素但能死
生榮辱哀樂不能羈存亡進退盡是無生路至於西天三
步遠東海一杯深老作衲僧未易及此使裴公美張無盡
見之當斂袵焉若片言隻字出於造化之源膚淺未臻其
奥者方且索之於聲偶鍛鍊之排正如撿指蒙學與何之

牧野望涯於少陵詩史者矣加以志天文以革西歷數焦桐而寬尚風在燮理爲難能皆湛然之餘事或謂萬松溯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常睎顏王蒔伯尚不肯屏山閑閑形於論辨萬鐵爻爐不停蚊蚋宜乎子之難信也吾待來者千載一人豈獨爲子設耶甲午年仲冬晦日萬松野老行秀中夜秉燭序

夫文章天下之公共言賦者自以與賈馬爭麗則言詩者自以與李杜爭光焰注辭藻者不讓蘇黃倚歌詞者輒輕吳蔡以至氣衝雲霄而莫肯相下及其較量長短操蹟妍醜得其全者鮮矣厭人望者鮮矣中書湛然性禀英明有天然之才或吟哦數句或揮掃百張皆信手拈來非積習

而成之藴出胸中之穎悟流於筆端敏捷味此言言語語其溫雅平淡文以潤金石其飄逸雄拔文以薄雲天如貫鑑無塵參冰絶翳其照物也瑩然向之所言賈馬麗則之賦李杜光焰之詩辭藻蘇黃歌詞吳蔡兼而有之可謂得其全矣厥人望矣外省官府得居士文集古律詩樸文五百餘首分爲九卷恐珠沉於海玉隱於山而輝彩未著特命良工版行於世使四方士大夫如披雲覩日快願見之心嗚呼言者心聲也中書之言如詠物之外多以國事爲美爲章句雖稷契之忠皐陶之嘉未易過此癸巳歲十二月望日半水冰巖老人王鄰叙

乾坤之運否之則寒泰之則通日月之光蒙之則晦廓之

則脩聖人之道翻之則滿推之則行化而裁之謂之教神而明之存乎人天之未喪斯文隆有所主宰亦有所托付數不終隱待其人而益宏況乎啟端發源於新造之刱伎何狂邪于積亂之後以任當世之重以行衆人之難必有命世大賢超人異行舉歷代非常之事卒前哲未成之志與時標準卓然爲吾道之倡夫道之不明久矣去古而亡

情其性典謨道而滔風衰雅頌息而滔辭作以大學中庸爲虛位以致知格物爲迂論聖門閉而不開正路梗而莫辟加之兵革以來百餘年間宇宙之內昏昏默默如夜之未晝夢之未寤醉之未醒病之未藥伏陰未覩於太陽寒谷未照於春律黎苗之渴並未蘇黔首之倒懸未解夫

欲登塗炭而域仁壽滌瑕穢而鏡澄清療國脈之膏肓補天維之罅漏草擬萬有權輿百度興禮樂於板蕩之際拯詩書於煨燼之餘轟散梟獍經緯政體變干戈而俎豆易羌服而衣冠斷雕反樸鑄頑成仁扇美化以風六合沛膏澤以雨羣生教積將雍之時功盡無形之世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惟我中書湛然居士天姿英挺上智誠明著龜其識鈞鼎其器發四方之具瞻遇千載之嘉會作創延之斡維蔗稷之楨牢籠區夏宰制山川提封不牧之邦郡縣不毛之地正機衡而泰階平明歷數而靈符定開元建極盡彌綸之術躡帝馳王入酬酢之計以唐虞吾君焉遂圖以成康吾民爲己任涵養於事業形容於文章

得之心不受一塵應之手自能三昧游戲妙境抉摘理窟運天地之氣奮奪造化之機紬論性則窮其深源談道則索其隱旨以聖經爲根本故其文體用而精微以史氏爲枝葉故其文氣焰而宏麗盤詰訓誓其格言詠歌比興其奧義雖出師征役之間猶銳意經濟之學觀其投戈講藝橫槊賦詩詞鋒挫萬物筆下無點俗揮灑如龍蛇之肆波濤如江海之放其力雄豪足以排山嶽其輝絢爛足以燦星斗斡旋之勢雷動飈舉温純之音金聲玉振片言隻字冥合元機奇變異態靡有定跡要乎出於見聞之外鏗鍧炳耀蠱人之耳目所謂造物有私默傳真宰潛中則是一天爵蓋生知所稟非學而能如庖丁之解牛游刃而餘地

公輸之制木運斤而成風是皆造其眞境至於自然而然公之於文亦得此不傳之妙若夫湛然之精不可以形尋不可以言詰其處之也厚其資之也深靜於內爲善淵演於外爲道淡節其性而見其文與元氣俱粹然一出於剛正觀夫所稱其人可知矣然則作之者創於始亦在乎述之者成其終適有中省都事宗仲亨最爲門下之舊收錄公之餘藁纖悉無遺今又增補維文誠好事之君子舉其全帙付之於門下士高冲霄李邦瑞協力前修作新此本以示學者可謂兼善之用心省丞相胡公喜君之文揄揚溢美勸成爲書中有或悞者更加釐正命工刊行於世益廣其傳眞得仁人之雅意省寮于子卿李君貴許進之王

君玉薛正之皆欣然響應共贊成之二公承宗公之志畢其能事同諸君累求爲序僕以兵塵中來舊學荒廢不敢應命蓋公之心術至賾不能盡探之於文公之文章高致不能俱陳之於序雖其文皆公之寓言筌蹄而忘象是亦勲業之餘蘊公如不言則人將何述焉嘗謂雲漢爲章天之文言辭可法人之文故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爲用大矣哉今公之爲言非徒示虛文而已實救世行道之具所以植名教綱紀彝倫鼓舞士風甄陶人物豈惟立當代之典章端可爲將來之軌範於戲大禹不治水我民憂其魚孔子不作繼王道幾乎熄天以文德開通濟物容藏諸用扶持聖道之久弊幽而復顯

見天意之所屬爲時求定而能樹治本遏亂源活生靈福
弃世其功德無慙於先聖斯文之不墜皆公之力焉是言
也非獨予之所言迺天下之公言也歲次癸巳十有二月
初吉襄山孟肇麟序

夫文章以氣爲主浩然之氣養於胸中發爲文章不期文
而文有餘矣古之君子其文見於簡策宏深渾厚言近而
指遠辭約而義深非後世以雕篆爲工者所能比蓋其浩
然之氣貫於中也諸葛孔明暨近代范文正公慎王佐之
才有開物成務之略自任天下之重初不欲以文名世然
出師一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萬言一書議者亦比
於管仲樂毅二子者豈嘗學爲如此之文也哉其忠義之

氣形之於文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嗚呼世之作文者非不衆也言語非不工也及其建功定業任大持重不若昔之人者其病中所養者小也今吾湛然居士其庶幾乎公當聖朝開務之際膺鹽梅鼎鼐之任仰贊天子茂宏德威服上古所不臣之國籍禹貢所不籍之地公之功業著見於天下炳如日星雖月氏殊俗蠻夷遐方莫不仰戴其威名觀其從事征討軍務倥傯宜其不暇留意於文字間然雄篇傑句散落人間復如彼其多或吟咏其情性或寄意於元機千彙萬狀曾歸於正又皆肆筆而成若不用意爲者人雖服其精斂意者何爲而能然邪殊不知公善養其浩然之氣充於其中形於言動發於功業見於文章有不

來年以科目而爲詩則窮於詩以科目而爲文則窮於文矣豈可歎哉僕自齠齔時讀父書承師訓惟知習舉子業何暇爲推敲之詩作閑散之文哉自科目不行始得脫屣場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氣盡發而爲詩文且歷考古人沿襲之流變脫然若醯雞之出甕天坎蛙之出蹄涔而遊江湖也遂得率意爲之惟吟詠情性講明理義辭達而已工拙何暇計也於是裒集所作詩文繕寫成編命之漫稾以爲他日覆瓿之資若曰復古道起文弊則有今之韓杜在天台山人黃庚星甫氏序時泰定丁卯孟夏作

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 抄本 　歸何氏義門校

元四明戴表元帥初撰

自序曰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諱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郭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爲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諭例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試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赴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既而用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

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燬掠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其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宋濂序 洪武[illegible]年

周儀序 萬曆元年

戴洵重刻序 萬曆辛巳

始予病此集譌謬不可讀遇藏書者必問嘗蓄善本以否康熙庚寅始從臨湖毛十丈借得嘉靖以前舊抄一册爲文僅六十五篇分甲乙丙丁四卷以校新刊則唐畫西域圖記一篇後半幅脫去二百六十餘字其他賴以改正處甚多集中文爲新刻所逸者凡十二篇復補錄焉毛丈憐余校之勤也云家有劍源詩亦舊抄本將并以借我乃書以志喜焯

帥初爲學自六經百氏無不貫穿而得之莊騷者爲深文格尤近子厚其間似蘇門者所從出均也能從容於窘步萌茁於枯條若高山大川之觀桑麻菽粟之用乃其所少則賦才者殊而亦遭逢變故無自發耶然緜筆妙隊宋季

卓然有成如吳莊張公其魁傑也公自弱齡以才行名播
紳間仕於朝端讜言行直道自禮部尚書參議中書請謁
親濟南俄以吏部尚書召親疾終喪省臺奏名至再至三
至五六不起文皇即位關陝以西兵侵旱厲民孛政荒拜
行臺中丞迺起西馳及秦民間流亡耄稚子道若鼎魚筏
蟻火毒方熾湯沸衆溢吏士狷躁目瞪神駭莫克拯救公
懇惻率倡務用仁術官帑不繼傾己橐囊日不勝給每每
大慟民僅蘇復公疾薨天子聞之憫然閔悼贈攄誠宣憲
功臣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
文忠中外嗟惜無何神使廉陝西士民誼道琅琅耿耿未
始不悽愴以聽之秦人悲思樹石刊頌不忘公質厚剛毅

正大明白仁於家忠於上確信不渝己非不役人之非推
發若不及其文淵奧照朗豪宕妥帖其動盪也雲霧晦冥
霆砰電激其靜止也風熙日舒川嶽融峙緯有姿容閒肴
頓挫辭必己出讀之令人想像其平生千載而下凜有生
氣不可磨滅斯足尚已公素知稱其子引借其婦翁吳肅
彥淸持公所輯歸田類藁三十八卷徵序因書其概如此
公諱養浩字希孟雲莊其自號也行業履歷家乘國史具
載茲不容贅元統三年歲集乙亥二月甲寅朔中奉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孛朮魯翀序

桐江集八卷 抄本 從錢唐何氏藏本傳錄

元方回撰 回有桐江續集皆入元後所作此其前集也

千頃堂書目載有同虛谷集未審即此書否卷七鄭清之所進聖語考五後有宏治十四年東光作噩歲閏七月二十六日貢紫嶺溪范文恭錄一條

月屋漫稾四卷 舊抄本

元天台山人黃庚著

唐以詩爲科目詩莫盛于唐而詩之弊至唐而極宋以文爲科目文莫盛于宋而文之弊至宋而極甚矣詩與文之極其弊而難於其起弊也自有虞明良之賡歌已非太古忘言之天矣三代以還雖王者之迹熄而世猶近古其播于聲詩發爲辭令形於規諫諷刺者皆所以紀一時之實豈好爲是虛言哉國以詩文立科目非世道之幸士以詩

文應科目又豈人心之幸實古道之滋不可挽也嗚呼自孔子删定繫作以來詩書易春秋之文僅存而其道則泯矣以言乎詩自三百五篇訖於戰國詩之脉幾絕而騷續之故騷有功於詩騷之下有選由選而至於唐惟杜少陵爲備以言乎文自獲麟絕筆之餘諸子百家蝟與蜂起不有孟子之書出則聖人之道晦矣故孟子功不在禹下至若荀楊之簧鼓聖言班馬之尸歸古史歷三國六朝隋唐之世斯文微如一髮而韓昌黎力挽古學沿唐而宋則歐陽出焉嗚呼盛者乃所以爲衰也然詩盛於唐唐之詩脉自杜少陵而降詩以科目而弊極於五代之陋文盛於宋宋之文脉自歐陽諸公而降文以科目而弊極於南渡之

得不然者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是之謂乎還者中書省都事宗公仲亨更新此集募工鋟版遊雲中同監納樊子通見屬爲序僕以爲文章者公之餘事也公之德業天下共知之固不待文而顯也其文天下共傳之又奚待以序而彰哉雖然不爲之辭者僕東城一鄙人也幸齒於門下士之末若復獲掛名於文集中固所願也于是乎書

癸巳年十月晦日九山居士李微子微序

藏春詩集六卷 舊抄本　曹倦圃藏書

元劉秉忠撰中書參知政事魯國文定公东山商挺孟卿類集　胡菊圃重從天順刊本校并補錄天順五年馬偉黎近两序板心有檇李曹氏倦圃藏書八字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哉文乎在天爲日月之著明雲漢之昭回星辰之錯綜在人爲三綱五常之道禮樂刑政之方典章法度之美文乎文乎章句云乎哉太傅文貞公學參天人思周變通早慕空寂於棄世務一旦遭際聖主遇應風雲契同魚水有若留侯規畫以興漢業召公相宅以營都邑叔孫奉常綿蕝定朝儀陸賈詩書之語賈生仁義之說當雲雷草昧之世天開地闢贊成文明之治其謚曰文不亦宜乎至於裁雲鏤月之章陽春白雪之曲在公乃爲餘事公沒後十有四年是集始行于世夫人竇氏暨其子璋介翰林待制王之綱求爲叙引晚生愚陋誠不足知公萬一姑以時論所同然

者附諸編末云至元丁亥四月初吉翰林學士大中大夫

知制誥同修國史閻復序

馬偉序 天順五年

黎近序 天順五年

胡氏手跋曰劉公名侃更名秉忠字仲晦自號藏春以沙門佐元定天下始拜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贈儀同三司太傅謚文貞至元中學士閻復嘗序其遺集明天順間處州守馬偉哀次公詩爲藏春集六卷鋟板行世今書肆中亦罕有之僅於顧俠君元詩選中見數十首而已余近得吾鄉曹侍郎倦圃家寫本二册又爲王實之氏所藏而脊魚爛目脫文時見因慨曹氏書亦有未得點勘者

不得稱善本也茲借武元張氏清綺齋藏雕本校對一一改補因識歲月乾隆丙戌歲仲秋十月安定小書隱生重手識

又日集中止有七言律詩七言集句及詩餘而無古詩及五言律絕詩其非全書明矣至章奏碑版之文劉公所作必當而集中亦無一字殆編次時失之耳菊圃學人記於書隱閣

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元刊本

元張養浩撰　後附畫像記至正甲午倪中撰　贊劉耳撰　神道碑銘張起巖撰　祠堂碑銘闕撰人

壑剏牧菴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奮而宗之

以來莫有匹敵宜乎伯長所專師晉卿所深推矣康熙辛巳二月何焯題于陽羡舟次

剡源文集五卷 抄本

元戴表元撰 分甲乙丙丁戊五集前四卷卽何氏所據之本後多戊集一卷蓋後人附益之也

宋濂序洪武四年

養蒙先生文集十卷舊抄本

元張伯淳撰 卷末有孫承事郎湖州路武康縣尹兼勸農事知渠堰事例編類一條板心上有九賁堂四字下有辨惑二字

先公文稿在宋世由童子科及第逮事聖朝復以詞臣錫

封受爵然不喜以藻翰自能既沒無成藁命男炯訪求遺逸僅得若干篇釐爲十卷刊之家塾使無亡前人之徽烈其藏諸人散於四方者未能兼收並錄則中心之深慊也至正六年正月望日中議大夫河東宣慰副使致仕男采拜手謹識

至元庚辰間文原侍先人側獲識槜李張公師道時江南遊宦者多中州文獻故老而南士祿將之餘屏居林谷者往往而在交游中雅器重公薦牘交馳爲杭郡文學掾過士介然不可撼以私與上官不合去薦者益知公可援以政居淛東閩海憲幕徵入遂直詞林陪講習而文原以供奉忝司課者情義益款洽不可儀廚過我也自公至京師

友道日廣歸接無少懈暇則伸紙濡毫作爲詞章以應四方之求時時爲文原誦之蓋取侚鉤棘而舂容紆餘鏗乎金石之交奏也士論咸以斯文屬公而公病矣儁李故多文士昔唐陸宣公爲學士居中多所參決時號內相有論諫數十百篇至今讀者尚想其高風而興起公受知聖主嘗被顧問數對剴直皆經國之要務惜不果大用而世以文字知公者特緒餘耳自古瑰傑之士勲業不得表見而僅以文字傳下缺

養蒙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侍講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公于至元中用薦者言除閩憲幕又有爲天子言北人非直豪耕才也則日遣驛騎一自海隅名

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爲動容聽之俞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途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亦寖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愼重者公在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昔賈生爲漢文帝陳治安之策太息不足以起之繼以痛哭可謂切至其言雖不盡行於當時而其說如衆建諸侯子弟之類皆稍稍采而舉行之而公之亡至於今三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爲世稱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爲之慨歎今其子采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

知公之才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
意也故爲序其端云至順三年四月望日奎章閣侍書學
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蜀郡虞集
序
伯淯曾孫跋名闕 宣德七年
牆東類稿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陸文圭撰
巴西鄧先生集一卷 明初抄本 汲古閣藏書
元鄧文原撰 卷首有毛子晉季滄葦印記
楊氏手跋曰性父以此集與王止仲稿同見示鄧公
何得比擬止仲畧讀一二知其大畧因書宏治二年二月

廿四日楊循吉

松鄉先生文集十卷 抄本

【】句章任士林叔實甫著

在漢東都御史中丞句章任奕以文辭進其名著於會稽與錄近世任氏多工於詞賦有聲場屋間豈中丞苗裔耶丹穴鳳皇有風林虎豹章信有種哉叔實尚友前修究意鑄詞賦傳二篇師法孟堅幽通昌黎百川學海以至于海其進也孰禦因書卷後以識嘗鼎一臠之味他日大篇短章金舂玉鳴又當嗣書焉浚儀王應麟書於奉川龍津驛舍

厚齋王先生客廣平余偶錄復志賦壽光先生傳求正先

生遂題其尾如此今沒且數年因理故稿目覩手札感愴久之予老矣言語彫落無復將碩請老論亡孰與商可乃錄其語於端以自訂云士林識

小亭集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金 楊宏道撰

元好問序

還山遺稿二卷附錄一卷 明嘉靖刊本

元 楊奐撰

王元凱序 嘉靖元年

魯齋全書七卷 明正德刊本 青棣亭藏書

元 許衡撰

何瑭序正德戊寅

靜修集二十二卷 朱氏賓王手抄本

[元]劉因撰 卷一後注云元刻有至順庚午孟秋宗文堂刻十字蓋從元刊本影寫者朱氏賓王跋云明永樂間所刻詩文遺集附錄分三十卷者較之此本詩文則有闕無多訛字脫落則倍之案三十卷本首載至正九年牒文一通中云抄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則三十卷蓋至正時所定永樂本從之重刊者也至正本後此本凡二十年且裒集不出一手不若是本之完備杜肅撰靜修先生壙記見至正本附錄云有文集二十二卷蓋即是本後附補遺二卷宋賓王從容城兩賢集抄入者

劉君夢吉天資卓軼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浸義理充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皇帝方毓德青宮聞其賢以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歲朝廷歆仰德詔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踰年遂不起春秋纔四十有二搢紳惜之門生裒集詩文得數百篇右轄張公子有篤故舊之義且哀其無後將鋟木傳需僕爲序僕與君同侍從春坊相從非一日嘗以事過保定君適居母憂衰絰中留連願接爲半日留頗訝君形體癯瘁須髮須白意其哀毀而然不謂一別遂成永訣其悵惘爲何如也若夫君之辭章閑婉沖澹清壯頓挫理融而旨遠備作者之體自當傳之不朽庸何序爲姑述梗槩如此君諱因

夢吉其字自號靜修云東平李謙序

宋氏手跋曰此影鈔元版多闕文亦微有譌字共二十二卷二百十四頁又有前明永樂間所刻詩文遺集附錄分三十卷者實二十五卷校之此本詩文則有闕無多譌字脫落則倍之第多附錄一卷耳鈔較之下點識其譌字增補其脫落以便後之翻刻劉先生集者雍正三年六月古東會後學宋賓王記

又曰此影鈔前元至順間宗文堂刻本也後從邵先生所閱容城兩賢集較對後增補遺二卷容城渠刻於前明萬歷間其脫譌錯簡頗多錄補以補其全云雍正丁未春正月望後二日宋賓王記

靜修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宏治刊本

元劉因撰 凡丁亥集五卷樵菴詞一卷遺文遺詩各六卷拾遺七卷續三卷附錄二卷合三十卷此本實五二十卷實二十五卷蓋偶見缺五卷者耳

皇帝聖旨裏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僉事哈剌那海儒林牒當謂國有名賢幸遺言之未泯職司風紀惟見義則必爲切敢故徵士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靜修先生劉因負卓越之才蘊高明之學說經奚止於疏義爲文務去乎陳言行必期於古人事辨論乎三代漢唐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傳庶乎可繼戶外之屨常滿邱園之帛屢來咸虛往而

實踐竟深居而僞出雖立朝不踰於數月而清節可表於千年慨想高風蓋已廉頑而立懦訪求故藁所當徵顯而闡幽考諸學官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鋟梓以傳況先生詩文大關世教豈容獨缺今抄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於各路儒學錢糧多處刊行傳布則上可以裨國家之風化下可以爲學者之範模牒請照驗施行准此憲司今將上項文籍九本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依上施行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嘉興路總管府照驗故牒

至正九年九月十一日

陳立存　承業妥那

明蕭府重刊序 成化乙亥

周旋後序 宏治癸酉

雙溪醉飲集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耶律鑄撰

中書省掌書記李晫一日袖書一編詣余曰此雙溪之歌詩也郎公常年所爲者約千首且十竊其一焉并附近作其得一百五十餘篇離爲五卷今欲廣傳之庶在綺紈者見而思齊焉因之可以起吾風之已債者也請子文以引其端幸毋讓余受而觀之見轢龍軏鳳鞭虬笞鸞以求其變極其所變而發諸心思則雕雲鏤月刻秋藻春以諧其情噫實天下之奇作也如金桀夜延螢燭膳梨簾風罕月

鈞閒此時年十五耳兩漢水乾秋飯馬五城霜重夜屯兵此又十七時語也蓋天與之性發言便高公諱鑄字成仲雙溪自號也公以東丹王之後右丞文獻公之孫中書令玉泉老之子鉄諸貴氣屈己以下人刮去驕佚折節以讀書及所爲詩文又如此在天地間豈易得哉故樂爲之引

庚辰年上巳日龍山居士鴈門呂鯤書

詩之爲義也大矣哉三百篇而下離騷得得風雅之變秦亡漢興王澤未遠元鼎已來河梁之別始作得離騷之變也黄初綿絡以至於大業之際詩文比比而出大名於世者亦不可多得漢有蘇李魏有曹劉晉有潘陸宋有陶謝而已是故遺風不泯焉武德再造徐庾淫靡尚且存焉爲

陳子昂一變而至於魯爲李太白杜子美再變至於道退之後來使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於文章恒許可至於歌詩獨推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及乎天寶亂息大歷元和詩律再變以至今日矣嗚呼風雅不可復得見唐人之餘烈斯可矣雪浪齋日記有云建安纔六七年開元數兩三人則所取其難如此又云書止於晉詩止於唐誠不誣矣若李若杜若韓若柳豈愧六朝諸賢歟國朝自取燕以來詩人益盛余嘗在貞祐季年親貞玉泉大老懷親詩云黃犬不來愁耿耿白雲望斷思依依欲憑鱗羽傳音信海水西流雁北飛又云黃沙三萬里白髮一孀親腸斷邊城月徘徊照旅人所以見哀思之情極矣又和

人詩云仁義譲與當途人恰似春風射馬耳此見感憤之僕亦已極矣思之有以見唐人之餘烈焉雙溪成仲郎玉泉中令君之子也生長北溟十三作歌詩下筆便入唐人之閫奧嘗作高城曲云城高三百丈枉教人費力賊不從外來當察城中賊又日將出帶將來小胡笳擬回文暮春曲寒食行春夜吟獨倚門之類皆十三時作也又陰不雨惜花吟琵琶詞公子行廣陵散十五六作也又贈坐竿道士水平橋題籃采和早行吟十八九作也又山市吟暮春對花寄故人題牧牛圖二十一二作也則知與寄情趣前人間有所不到者此詩向時往往傳至熙臺人初未深信及其去歲秋八月來自北庭大葬既已明日首謁於香山

寺元呂及余從行禮成長老拂几捧硯請各賦詩雙溪山
書古詩云渺渺入平野悠悠到上方雲開見天闕回首趁
几鄉元呂乘暇余亦落筆既而雙溪復次元韻云人去蓬
華山好在夢回歌舞水空流又次余韻云翠輦不回天地
去白雲飛盡海山秋時已夕矣不及次呂之韻會九日登
瓊花島用呂香山詩韻留題云蓬萊宮殿遺基在休對西
風仔細看及載觀次韻之作如鬬依修竹菊映青松輝彩
省淨氣韻深長使覺首倡大似落絮飛花雖有流風迴雪
之態豈能倫擬未幾復書途中之所作云松聲曲春雪謠
數龍與雨圖休嗟行路難大傳燕市使向之未深信者私
用慚怍自是與燕之士大夫唱酬無虛日每一篇出識者

益增歎服不及悉書俱在前帙或謂余曰雙溪自十三以至今日方二十有餘便入唐人之閫奧而雕鎪篆刻曰首坐窗見之者莫能何謂也余曰夫騏驥蹀地一日千里駑駘百里十駕而始至分也又何足怪歐陽文忠公有云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惜之天非積習致然信哉豈謂源深者自長矣向玉泉作懷親詩時亦是方冠之時今雙溪思親三絕云一上居庸萬里心又一聲長笛對雲秋又云躊躇搔首無人會時下樓來卻上樓有是父有是子良然繼作蘷山有感三絕云仙佩飄飄駕彩鸞感之至也又雪後吟立春前一日幽情之至也春日登蓬萊島首聯云閒解詩藏秦照膽也須珍惜漢吹毛用事之至也過故宮云柳

柏風來雪滿沙理之至也擬古云水添春色柳湮煙半是人間半是仙境之至也以代留別余云燕南春色老燕北草初肥露冷野花瘦月明江樹稀又云芳草不隨鶯燕老好山依舊水雲深遣之至也惜乎李子取之不多詞彩風流皆可被之管絃矣容雅而體閒意深而情婉氣修而色粹詞逸而聲諧抑之則紆餘委備揚之則條達疏暢得不蕩搖性情者哉執此過余求爲敘引懇切再四義不可辭此非小道實文章之菁華也可以意會難以言狀噫古今之人惟貴耳而賤目特與者罕見此耳不然安能結天下識者之舌也其經國圖遠之畧推賢去惡之心而已形諸歌詠余雖老矣猶可拭目而待續勒銘於雙溪未晚云道

書序

中書大丞相之子有奇名善爲詩余在朔方時嘗見其一二駭嗟以爲異及獲觀雙溪小藁始信蜀所傳不謬云趙虎巖呂龍山世雄於歌詩爲之序引甚備余辭其贅歟古人嫌其少作往往削棄不傳如李賀七歲賦高軒過迄於今傳誦亹亹在人口不能廢則少作何負乎况雙溪相門子生長北庭戎馬間甫十餘歲已能爲歌詩至於斯應亦過人遠甚搏而躍之有激頹俗可無傳乎門下生秦人李顯明之寶爲倡而我曹又和之其傳蓋無疑今雙溪已判行中書事將見沛然爲文黼爲卿雲蒸爲雨露以芘澤天下此特其土苴耳雖然源於細流匯成江漢則是集其權

與歟固不可以不志麻華序

雙溪一代佳公子也蚤歲作詩有聲每一篇出諷誦人口遇得意處不下古手此蓋天機穎脫有不可掩者使然也是歲秋八月以詩近百篇寄虎巖趙君虎巖詩人也見之擊節賞嘆以訓天下奇才而欲版行一新耳目焉而囑予題於後或者曰乃公之少作其可乎余曰不然昔唐元微之有代曲江老人百韻及清都夜境等篇至于元和中李長吉高軒過二公之作皆年未及冠今在集中數百年間孰能以少壯為辨而少之耶言詩者不當以區區歲月計其工拙矣歲次甲寅季冬二十有五日木庵老衲性英題嘗觀雙溪詩氣體高遠清新絕俗道前人之所不道到前

人之所不到情思飄如馭風騎氣眞仙語也彼

安識所謂神者每以不多得爲恨今年秋八月承寄催百

篇於趙虎巖光祖不敢珍藏秘惜乃復刊行之以新世欲

見而不得者此可與奪標掣鯨手道難爲餘子言也王萬

慶跋

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 舊抄本

元許謙撰

李紳序 至元丁丑

陳相序 成化丙戌

張瑄跋 成化乙酉

雲峯胡先生文集十卷 明正德刊本

明胡炳文撰　卷首有石君印記

林瀚重刊序正德丁卯

陳音序宏治戊申

儲巏序

汪舜民序宏治己酉

汪循序正德戊辰

何歆書後正德丁卯

炳文裔孫濬重刊後序正德戊辰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二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三

集部

別集類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卷舊抄本

元王惲撰

昔我世祖皇帝肇登大寶思惟祖宗鴻業昭載信史傳播無窮於是詔延碩儒建立史館時秋澗王公年方而立首選為修撰公資質碩宏雅抱負甚偉挺然有倜濟之志而以斯文為己任蒐奇抉勝旁覽遐騁一歸於義理之正治世之音笙鏞奏而工歌諧也其後薦歷顯要建言析務切中時宜薦紳之士舉皆歸美遠自外臺微長翰林恭益闕

守益篤辭理愈精熟雄文大冊光賁館閣學者翕然師尊之公之年已邁而神觀不衰猶日作文書字不少倦朝廷優禮恩數有隆公則年年請老趣歸鄉閭嗚呼如公之材望具孚進退有裕者其可得而多見邪公既捐館其子太常司直公孺彙集遺文餘百卷請予置言其端予從公游久知公爲深夫文爲用於世宏矣哉我聖元崇稽古之義敦叙儒教自文康王公縉持文衡肇修史事敬齋鹿菴諸公次之而公首膺選擢後繼其後洎諸同輩翼其有華史牘既修典策益明至元大德間辭令彬彬郁乎上政之所尚何其盛也若公之自著述不泛不雜有補世教其用意之遠立言之妙自成一家可優於前修可則於後世有子

克紹先志集而成之則公之文爲不朽而公志之未竟者亦因文以傳矣惟具眼者以予言爲不妄至大己酉春二月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構謹序

士熙童丱時侍先曾國文肅公獲拜先正王文定公履綦逮延祐己未與公之孫苛同在臺察又聯事六曹出公之大全集見示曰茲御史請於朝命江浙省刻梓以行矣既觀先正之制作而我先公之存在焉謹書而歸之延祐七年百拜謹識

世祖皇帝聖文神武

功奮發天威統一海内驅塞馬百萬南牧江淮外徼貔虎之臣馳騖邊陲內則招徠文學之士興起制度典章文物一朝大備與三代兩漢同

風文定公於是時獨以文詞稱雄或以制誥播告四方翻
迪臣下多出公手辭氣忠厚開張敍大蔚然甚盛蓋所謂
興王之言自有體也延祐庚申八月太守伯常王侯以公
大全文集俾本學鋟梓時衆以禾庠廪粟有限議欲均派
諸學王侯謂應龍曰刊印文集出於上命學校當委曲之
以副朝廷崇尙文雅嘉惠後學之意雖重費庸何傷因應
龍計料分類編目爲一百卷命儒生繕寫刊刻工未及竟
而王侯遷廣東廉使已行凜乎其不可留辛酉九月本道
分司盧僉憲到路適會公之長孫赴福建簽事道由嘉禾
議論翕合遂委本路治中壽之高侯專一提調高侯舊參
省幕聲譽素著視刊匠不滿十人慮以遷延歲月爲病游

中省府取發工匠鄰郡不旋踵而至者二拾餘人併丁荊而成之蘇是賴以完備役費殷夥甚不易也微非高侯主維於上諸君協贊於下烏能續而成耶應龍備員禾教獲聆王侯　公之才名深用起敬今幸獲覩公之全書又獲拜公之次子同知公之長孫簽事皆英傑也昔吳季札嘗有衛多君子之言信不誣矣時至治壬戌春孟嘉禾郡文學掾晩學劉應龍謹書集役

布計其工役始于至治辛酉二月畢于至治壬戌正月

渾子名闕跋後缺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呈切見故翰林學士秋澗王文定公文才博雅識見老成爲中州之名

士也頃在翰林暨居臺察觀其因事匡時立言傳世未嘗不以致君澤民爲心端本澄源是務進呈承華事畧蒙裕宗皇帝嘉納俾諸皇孫傳觀宏益良多近日又蒙聖上特命張司農等再行繪寫以賜東宮若非深有可取豈能如是哉即係兩朝御覽珍重文集　有元貞守成事鑑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其餘雜著光明正大雅健雄深皆本於仁義道德之奧裨益政務有關風教足爲一代之偉觀故追贈制詞有云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論夫成迹豈徒翰藪之才惟先朝蓍蔡之是稽繄後生斗山之所仰其子太常禮儀院司直公孺編類成書計一百卷字幾百萬家貧不能播刊無以副中外願見之心翰林國史

院已嘗爲言未蒙定奪若依祕書少監楊桓六書統郝奉
使文集例具呈都省移咨江浙或二西行省於學田子粒
錢內刊行頒布諸路學校以示後進非唯儒風有所激勵
實彰聖朝崇儒之盛事也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照
到郝文忠公例著述陵川文集十八冊三國志三十冊已
經具呈都省於江南行省所轄儒學錢糧多處就便刊行
去訖本部議得翰林學士王秋澗文集合准監察御史所
言比依郝文忠公例移咨江浙行省有儒學錢糧內就便
刊行相應具呈照詳得此照得郝文忠公文集已咨江西
行相委官提調如法刊畢各印二十部裝褙完備咨來去
訖今據見呈今將秋澗王文定公文集隨此發去都省合

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江浙行中書省

先考文定公人品高古才氣英邁勤學好問敏於製作下筆便欲追配古人騰芳百代務去陳言辭必己出以自得有用為主精粹醇正非他人所可擬自其弱冠已嘗請教於紫陽還山鹿菴神川諸名公愛其不凡提誨指授所得爲多及壯周旋於徒單侍講曹南湖高吏部郝陵川王西溪胡紫山之間天資既異師問講習者又至繼之以勤苦不懈致博學能文之譽聞於遠近其後五任風憲三入翰林遇事論列隨時記載未嘗一日停筆平生底蘊雖嘗施設然素抱經綸心存致澤桑榆景迫有志未遂一留意於

文字間義理辭語愈通貫精熟矣故學者以正傳名家推尊之旣捐館公孫編類遺藁爲一百卷字幾百萬咸謂學有餘而不盡其用者則其言必大傳於後奈家貧無力不能刊播言之甚傷若奘奘在疚恐一旦盡先朝露目爲不瞑矣延祐己未歲冬季孫苛方任刑曹郎官走書于家取其遺文云朝廷公議先祖資善府君平生著述光明正大關係政教嘗蒙乙覽致有宏齋當移江浙行省給公帑刊行以副中外願見之心公孫聞之不勝欣躍因念韓文公爲唐大儒學者仰之如山斗其文集自唐至宋歷二百年之久賴柳仰京之賢方刻版本流傳於世先君去世今幾十五寒暑特蒙朝廷表揚如是實爲希闊之遇於以見聖

朝崇儒右文之美光賁千古矣延祐七年庚申正月載生
明男王公孫百拜叙書於后
翰林承旨文定王公惲之名儒秋澗其號也從游遺山鹿
菴紫陽神川四先生之門講貫漸磨深造閫域語性理則
以周邵程朱爲宗論文章則以韓柳歐蘇爲法才思泉湧
下筆輒數千言星回漢翻韶鳴鳳躍千變萬狀可駭可愕
文中巨擘也學古入官敭歷清要內而金馬玉堂外而豸
冠繡斧所至有令譽雖公務塡咽手不釋卷耽書嗜古天
性然也公長子翰林待制紹卿嘗集公平生所作分爲百
卷題曰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庋藏家塾以貽後人繼而有
聞於朝者取而寘之貢闈未幾咨發江浙行省議鋟諸梓

卷帙繁工費夥或者難之庚申冬檄送本路俾會學廩之贏以給其用命出省府奉行惟謹刱余與文定居同鄉姓同氏視公猶父行承之嘉禾幸獲覩公之遺文又安敢不用情耶適命郡博雞君應龍任其責學錄余元第專董其事仍委蘭溪州判唐泳涯校正擇諸生中能書者重爲繕寫以授刊者工役甫竟次第余適叨廣東憲節之命秣馬就道遂書此以弁末學刻之卷末云昔至治改元重光作噩歲清和月古衢王秉彝謹序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洪武刊本

元程鉅夫撰奉直大夫秘書監著作郎男大本輯錄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門生

揭傒斯校正　前有元史本傳附錄一卷年譜一卷闕卷

五至卷七三卷抄補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宏毅任重之士應時而出以綱維正

論扶植善類爲己事由是人才以多國是以定而治具張

矣我世祖皇帝混一天下於時大司徒程文憲公初至京

師以重臣薦名見便殿敷對稱旨上給筆札使之條陳公

一揮數千言言皆切當上大悅即擢寘詞垣尋俾以風紀

之任公感知遇知無不言排擊大姦彈劾後患立朝三十

餘年立胄監教條徵南中遺逸頒貢舉程式凡國家斯文

之事悉自公倡議焉非宏毅任重之士豈能及於是哉公

之爲文以氣爲主至於代播告之言偉然國初氣象見於

辭令之間故讀公之文者可以知公之事業也夫氣寓於無形其有迹可見政事文章二者而已其間涵蓄之深培養之厚以之爲政而剛明以之爲文而渾灝惟程公有焉公之子著作郎大本編輯公文將畢而孝孫少府世京繼廼父之志始克成之屬予爲敘余誦公之文知公之行有過人而不可及者誠非腐儒俗士之所能也爲卷四十五起制誥詔論册文及詩樂府云至正丙戌夏四月下澣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後學廬陵歐陽元序

聲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原其理則與氣合道與時合要與歸則亦泯然而無間三代而上醇乎醇者也漢猶近

古其文則雄偉渾厚由其氣質未漓故其發爲聲音者似之魏晉以降剝剖分裂作者靡乎不醇豈風氣乖而習尚善與至唐韓柳氏出起衰扶弱剗垢易新遂爲後世作者之宗至宋盛於前而靡於後金則無以議爲也我國家以泰初混龐之氣開闢宇宙世祖皇帝合南北爲一家於斯之時人物之生雖猶春陽始達生意奮發甲者畢拆勾者畢出挺與揚蕤駢榮競秀條達暢茂滋息而露而收其實者也公生於宋淳祐己酉當我憲宗嗣服前之二歲至至元丙子江南始平遂以侍子入見奉命入翰林年方壯也自始識學至于有立其遂以儲精蓄思藏器待時講而未施者固天所以遺聖明之世膺作興之運以恢宏大業黼

徵太平者也公之文悉本於仁義輔之以六籍陳之爲軌範措之爲事業滔滔汩汩如有源之水流而不窮曲折變化合自然之度愈出愈偉誠可謂一代之作者矣初世皇之在潛邸也已尊儒士凡天下之鴻才碩德靡不延訪招致左右爰暨即位乃考文章明制度興禮制樂爲天下法一時名士藂征並進文采炳蔚度越前代如王文康公鶚王文忠公磐李文正公冶太常徐公世隆內翰徒單公履之儔多前金遺逸皆爲我用惟公南來際遇隆渥逮事聖朝四十餘年雖出入顯要而居侍從之列者有半仕履之久一人而已故其謨謀獻納輸忠盡職一寓之文古所謂立德立言而不朽者公其有焉今其存者內外制詞及諸

稱文若干篇詩若干首樂府若干首總四十五卷仲子大本之所錄也烏乎盛哉公諱文海字兼夫後避武宗御名以字行雪樓其號云至正十有四年歲在甲午四月生明前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諭德端本堂事後學李好文謹序

嗚呼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非人力所得而私之故其存於天地間歷千萬世而不泯者殆必有神物以呵護之而能然也觀夫六籍之書皆遭秦火而藏於孔壁者傳以迄今詎偶然乎洪武辛未秋盱江程渭致其仲兄湞之言來南豐邑庠告從吉曰先曾祖文憲公有文集四十五卷實先大父祕書公之所編輯而揭文安公之所校正者先君

子集賢公嘗請教授許先生叔與精寫以藏至正甲申拜
入燕京承旨歐陽文公平章蕭德李公咸爲之序戊戌冬
復蒐以浮海至閩暇日與文安公子僉憲公汯重定爲三
十卷癸卯歲刻於建陽市僅成前十卷值戊申革命劉氏
之肆兵燹失爲幸已印行其後廿卷未刻庚戌秋先君子
攜以歸盱江未暇再刻也世運隆平捐貲遣人詣書市托
朱白達氏刊爲全集列肆以傳冀其永久惟是集也非先
君子往返南北攜以自隨若此藏於家壬辰變故靡常運
淪久矣茲以續梓將完懇予叙其後嗟夫道之低昂文之
顯晦信有其時若文憲公之德澤宜其流於無窮今其遺
文屢厄而獲全子孫能刻以傳世則與孔壁藏書而卒暴

自者豈相遠哉所謂神物呵護之者不其信歟則夫文憲公垂名宇宙歷千萬世而不泯者又可徵矣予以丁亥歲入燕識集賢公於安貞賜第繼交公長子源聯領秋闈游寓書觴上春官俱不偶浮沉南北今四十餘年復與晤會於南豐獲覩文憲公之全集何其幸耶凡程氏之繼志述事朱氏能成人之美俱可書也故不讓而記其實於卷末至於文憲公之出處事業功德文章則有元史本傳及諸鉅公序述例贊不敢復贅是歲日南至前貢士宜陽彭從吉拜書

文章之盛與世運相關立德立言之士秉心中正涵融乎混元之氣出逢其時吐詞發義非有蹈襲自然成一代之

言矣有元楚國程文憲公當至元之間特起東南作為文章脫略宋季靡陋之弊振起平作者之風其始也大廷名見咨問稱旨即解武職轉任館閣一時被遇之隆與數也公之文雄渾雅則叙事詳密鋪張正大議論忼宏昭晰如青天白日雍容如和風慶雲故其揄揚至治黼黻皇猷天下之士翕然歸之思有以企及於其後焉制詔見代言之懿國史備述作之工公卿大夫碑版題品得一言者如獲拱璧然求其敷布運用一皆發乎積中之蘊有仁義道德以為之本故也在朝幾四十年入居翰林集賢商議中書出司風紀因侍從以獻替議立胄監條約定設科舉程制陳利病論權姦行部四方則肅厲方岳薦拔遺逸灼灼

乎忠誠之心文章政事相爲表裏又可見矣公之早歲受學於族祖徵菴先生與吳文正公爲同業徵菴得石洞之傳以上探考亭濂洛之緒公之學有淵源德廣氣充宜其一出而與興運相符也嗟夫公一言而當世信重之必也流傳於後世矣今其全集行於世者楊文安公之所校正起制誥止樂府凡三十卷公之曾孫滔重刻梓成淸朝適徵其集欲備乙覽亦既送官矣滔復屬釗序之斯文也不待傳而無不傳之于永久因其文而知其學襲其德美論其世其豈小補也乎公之行事載諸信史備於碑贊世稱雪樓先生云洪武二十有九年龍集丙子春三月甲子前貢士後學江陵熊釗謹序

右文集三十卷謄寫始於至正癸卯之春書市余通父鋟版前十卷刻而復燬後二十卷寫而未刻洪武辛未春以印本寫本併刻於朱氏之肆甲戌冬郡邑奉禮部牒字二百二十九號勘合坐取是集以蒨書府之闕籍越明年春梓成遂備楮先印送官於是顯行四方始終相其事者嘉禾唐彥清也嘗採渭請於邑庠訓導李叔鈞吳嗣宗與同志之士校讐畢遂記其後云洪武二十八年上巳日謹識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 舊抄本

元袁桷撰　後附諡議 王費撰　墓誌銘 蘇天爵撰

王肆跋 永樂丙申

周此山先生詩集四卷 舊抄本

元 周權撰

風雅頌不作詩之變屢矣大抵與世相爲低昂其變易推也近世爲詩者言愈工而味愈薄聲愈號而調愈下日猥月煉骨不若昔時閭巷刺草之言世德之衰一至於此哉我國家以渾龐雅大之風丕變海內爲治日久山川草本之間五色成文八風不姦士生斯時無事乎文章而其言自美況以文章而歌詠雍熙之和者乎此山周先生自括蒼來京師訪尋雲林寫舍與語竟日知能爲詩因索其所作觀之何其言之藹如也夫志得意滿者其辭驕以淫窮而無所寓者其辭鬱以憤高蹈而長往者其辭放以傲先生懷材抱藝蚤有意於用世既而托跡邸園不見徵用且

老矣今考其詩簡澹和平無憤慨放傲之色非有德者能如是乎傳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先生可謂有溫柔敦厚之德矣予官橋門七年凡四方文字當程校者莫不與寓目焉嘗疑山林間必猶有可觀者未之見也此詩蓋山林之魁壘而予所未見者乎故閱之不能去手因爲選其最佳者得若干首題爲此山先生集云登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陳旅書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傳蓋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辭若是則均謂之變矣歟建安黃初之作婉而平麗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觴於唐以文爲詩韓

吏部始然而春容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即詩也取乎平近者爲貴禪人偈語似之矣擬諸採詩之官誠不若是淺蘇黃倏出遂悉收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凌厲闡幽揭明智析于秋毫數殫於章亥詩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作詩者咸宗之括蒼周君衡之磊落湖海士也來書來京師以是編見贄意度簡遠議論宏深法蘇黃之準繩達騷選之旨趣歷覽名勝長歌壯吟亦皆寫其平生胸中之耿耿至於詞筆尤爲雅健讀之亹亹忘味兼有起予者乃知山川英秀之氣何地無奇才感歎之餘因書此以贅其卷首延祐六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桷書

括蒼周君北山初以四明袁文靖公薦選預館職君雅志沖抱甄成而歸乃得肆力於詞章所爲樂府歌行大篇小章古律近製衆體畢具往往多可誦之句頃國子生葉敬常携其編詣予評之予愛其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無聱牙之習而有雍容之風因謂敬常曰周君其温然有德之士乎他日君乘小車來過予體充而氣麗神腴而言揚此其蓄於内者厚發於外者闇若符契或曰能詩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能詩若於周君以何因言而知人若蓍蔡耶予曰不然古之人聞樂以知政詩與樂同出一初皆感於性情而動於聲音者也因詩以知人蓋文士之通技也抑予不獨因是以知周君之平生且有以觀世何矣

宋金之季詩人高者不必論其衆人之作宋之習近骫骳金之習尚號呼南北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刮靡而不爲矣世道之日趣于盛矣乎雖然昔者子貢問子曰何不學詩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暇哉子貢曰請吾詩學子詩矣若周君則有是三者而從事於詩者也其孰能過之因志予之說於是元統二年八月初吉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盧陵歐陽元序

僕既序復見詩集留蕭用陳君處陳爲之精選又倍加采擇復因致點校之助於其間云歐陽元識

北山詩不但簡澹和平而語多奇儁予爲校選故能深知

之也比翰林袁學士以其才堪充館職力薦諸朝吾恐此
山不能遂肥遯之樂也旋又嘗
括蒼周此山詩若干首故翰林學士侍讀袁公伯長謂其
意度簡遠議論雄深今翰林直學士歐陽君原功則謂其
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春容之風
浙江提舉陳君衆仲又謂其詩淡和平語多奇雋三君子
之言皆信於世則君之詩信可以傳矣予友翰林修撰宋
顯夫裒集中統至元以來之詩特選其精者手自繕寫已
踰數千篇而猶採摭未已期他日鋟梓以傳予欲求此山
此集示之而衆仲之官餘杭攜其詩稿與俱往周君亦將
歸括蒼矣則顯夫之所集者猶有滄海遺珠之一恨也周

君其肯錄以寄予乎翰林待制中順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謝端跋

余近從國子先生陳君衆仲讀所作周君衡之詩集序恨未見其詩與其人後月餘衡之并携故袁文靖公伯長今歐陽翰林原功所爲序見予樂道里且以詩見貽適余在公末還及讀三家所爲序及其詩益恨不及見其集與其人然以三家所稱雖不及見而其人之賢其集之可傳可見矣夫詩道之在天下其正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其變如風雲雷電龍騰虎躍豈難知哉在識其常通其變而已惜不得與衡之共論之元統二年九月二十日揭傒斯書

自予去班行退栖田里將事廢而鄙吝生固已久矣過姚江葉君敬常為止官署見周君衡之古近體詩一大編案間因取日讀盡卷喜其體裁深妥音節清邁亟問而得其人附其序篇猶故友袁文肅公居京師所在也嘗文靖在兩院時予亦竊祿朝跡不知子何以不得遂識衡之而與之極論詩道哉衡之諸詩中朝顯人題品具在矣俟余言獨惜登括環地相連屬牛之風可及有士如衡之而予不獲與之周旋上下以自附於韓孟龍雲之末予滋愧焉因識之卷末寓神交之意至元五年冬十有二月五日東陽柳貫書

申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 抄本

[illegible]劉振甲撰門人蕭洵德瑜校正番禺費震振遠編次

廬陵文章詩書之鄒魯也斷自歐陽公而下春容大雅鳴琚佩玉者有之刻削峭厲鬼眼顛耳者有之琳琅炳煥磊珂奇傑或同時競秀或殊世儷美在有元國初時猶間有相頡頏以甲乙數者近至四五十年之間則唯中齋劉先生昂然獨步一時無所與讓當時在朝諸老如草廬吳公相知最先且厚虞揭諸老亦相與推敬恨不及相挽入直館閣四方贏糧執贄而來請者足相躡於庭由是而先生之文日益富矣先生學問根據切實故其文思深遠閱涉積久故其文氣老成好持論論古今事變人品高下確然不可易故其文辭簡而盡約而明峻潔修整而和易暢達

決不肯貶一字諂贊一字以自同衆人與人交至有一言而足以得其終身者此先生之文之大畧也先生之文多至千餘篇遭世亂蕩失過半其門人蕭洵德瑜日夜搜披編校將以刻諸梓而無其材於是吉水郡侯番易費君振達慨然鋟之期以梓成嘗冀諸稱序使四方之聞者見者知廬陵文獻一代之統系在此而德瑜復來請予文爲序且謂予嘗侍教於先生先生極知愛予宜不可辭因念予之生也後數十年又遐隔江湖數百里不及見廬陵先輩諸老而猶以得見先生爲幸先生每見予輙舉老杜好心事眞顏色之句爲予誦之予亦每念不忘今也何幸復見先生文章之有傳哉先生與客坐談笑又常好舉先輩

諸老言論行事及其肖貌舉止一一可敬可慕故予私竊自幸以爲予雖不見廬陵先輩諸老見先生如見諸老焉後之來者雖不及見先生見先生之文章如見之諸老焉德瑜之請不可辭費侯之美意不可泯故爲述之亦因以寄予懷云雲陽李祁序

蕭洵跋曰先生之文深於道而高古要妙自歐陽子以來遂得其宗當時先後詞林諸老皆爲之推讓若臨川吳文正公嘗三薦於廟朝卒終老下寮無代言一日之責或者爲可恨先生嘗謂東坡生前富貴死後文章語極痛快蓋文章果足以傳世行後不患世無知者此先生之志也洵昔嘗受教門下蹉跎暮色甚矣無能爲先生之役矣因與

一二而志於喪亂後得遺葉什一荊州之賢侯費君振遠梓行而列於學宮庶幾以俟後之來者隅方君子苟有先生之文未載茲集倘希惠寄以備一家之言斯文幸甚

貢文靖公雲林詩集六卷 明宏治刊本

明貢奎撰 後附行狀李黼撰 神道碑銘馬祖常撰

陳鎰序 洪熙元年

范吉刊板序 宏治庚戌

憲陶堂惟實集八卷附錄二卷 舊抄本

元葛溪劉鶚楚奇先生著男遂尊賢述尊武輯

有客攜廬陵劉鶚詩一袠來予觀之五言七言古體五言七言近體五言七言絕句凡六體無一體不中詩人法度

無一字不合詩家聲響夫人之才各有所長學詩者各有所從又唐宋以來詩人求其六體俱有者亦希如之何不爲之嘉歎觀詩竟觀諸人序引而又知翁之早慧年二十已能詩北走燕趙南走湖湘等處廣覽山川風俗以恢廓其心胸耳目志氣卓犖不羣詩之不凡也宜卷首一序乃其大父桂林翁所作年過期頤訓其孫作詩貴實蓋知作詩作文之要領且謂當推此實於言行則其學識知所根底非但文士見趣而已世之訓其子孫而能若是者幾何人哉聞翁九十有五時人以衛武公日誦抑詩自警之事美之武公固未易及然抑之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又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其慎言慎行至矣翁以實其

言行貽孫謀炳北武公之意與劉氏祖孫繼而德少而才一家有二瑞焉天之厚於其家必有由也翁字叔正長吾父三歲今一百有二鶚字楚青與吾諸子之年相後先今三十有六予嘉翁之壽敬之如吾父嘉鶚之才愛之如吾子於是書此而投之客以遺劉氏泰定乙丑八月翰林學士吳澄書

詩原詠性情非漫然而作也性發乎情則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禮義則事事有關名教所謂關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君而不亂豈非以發乎性情而止乎禮義者歟三百篇後有離騷亦詩之發也而屈子之九歌九章等作可以追十五國風何哉以其去古尚未遠耳漢魏晉五言猶爲

近古至唐變而爲近體者陳拾遺之感寓李供奉之清新俊逸亦變而不失其正者迨至杜少陵勃然振興光焰萬丈可謂集詩人之大成而忠君愛國之誠往往發於咏歌如曲江杜鵑北征諸什情有所觸感慨係之故雖光怪瑰奇千彙萬狀所賦各殊而知爲少陵之意李長吉之窮幽極遠獨抒所見而不出於長吉之心故吾論楚奇之作高處在陶阮之間非拘拘於文辭言以性情言之也其大父貴貴之說乃作詩之要爲學之本古今之通議非余之所云云者余本所賦而言之也所賦不同所造自異能務其所賦之偏而踐之性情之正惟學者能之以楚奇無所賦之偏而有所學之正其詩至此不亦宜乎至順三年五月

翰林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書

桂林翁百一歲時喜其孫鷚之遠遊而能詩也親爲序其稿而以實之一字訓之能詞章華也慎言行實也因愛以致教使歛華而就實也温柔敦厚使其孫油然有得於其閒人之樂有賢父兄如此臨川先生天下師表謂桂林之年與其父相若而敬之如其父謂鷚之年與其子之年相若而愛之如其子何齒貴德固君子之事也鷚既能文矣苟無以承其大父詩道貴實之訓亦何以得此於先生之言哉余嘗聞諸孟子之說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能以作詩之實推而至於言事行道君親朋友之際無一而不體桂翁之言吾知其有進於斯乎鷚字楚奇與

予同客都門旣讀其詩六體皆善信如臨川先生之言也因桂林翁素知其孫者也翁去世已久楚奇進思其德故余又得推桂林臨川屬意之所在而發明之遂書其詩稿之後云翰林學士奎章閣侍講學士虞集伯生書

湖廣儒學副提舉劉君楚奇有詩一集乃祖桂林翁年一百一歲爲之序曰詩道貴實乃有佳處可傳旨哉斯言非期頤老人平生悟道於詩體驗極至出其至蘊以授其至親言豈至是哉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情欲信辭欲巧予切受誦至是私謀諸心謂斯言雖未必出於聖人而實切於詩今之爲詩者情患不信故其辭不誕而果於事鄙僻而窒於理求其雅以正麗以則何可得也擬騷者失於怨而

無據擬樂府者失於蕩而忘返此無他無情實故也予嘗執此以言詩世之工詩者不知信曉得桂林翁賦賞之言犂然有當於素志及觀楚奇作辭氣深妥境趣一眞所謂佳處可傳者眞如乃祖之訓宜表而出之以爲後學刻意於詩者之勸云應奉翰林院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學士歐陽元譔并書

予聞永豐劉氏有百歲老人將就見而往拜之入門見一翁可六七十不知即老人也一門羣從森然亦不知孰爲楚奇也其後數年楚奇以老人銘屬筆於余余既銘老人愛楚奇楚奇有奇氣不知其能詩也又數年相見於維揚楚奇將之燕而予不果如遼陽亦未嘗與論詩也又十年

楚奇以京畿漕幕來歸過余出其詩大抵平易圓熟而馳騁之態崎嶇之氣有不可繫而羈者有不主故嘗自不可掩抑何其能也予愧焉玩臨川先生序稱其六體俱善評詩之中寓有敬老憐才有廣孝慈之意楚奇得此復何求哉余懷不知楚奇亦由楚奇自負不眩本不求知於人其能詩良有以也予嘗謂自古江淮財賦給天下大半而世皆南士無一有取爾也如楚奇者又何皆焉兹然子益慎重自愛毋忘乃祖之訓毋負臨川之望生劉嶽申撰

劉虬序 永樂二十一年

周孟堅序 洪熙元年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 元至元刊本

元馬祖常撰　後附桐鄉阡碑虞集撰　神道碑許有壬撰　石田山房記爲附錄一卷闕卷六至卷八三卷抄補

皇帝聖旨裏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照得近准本道廉使蘇嘉議牒洪惟聖代治安百年當有奇才表儀羣士其議論足以裨益國家其詞章足以黼黻皇猷人斯云亡文不可泯伏覩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馬祖常系出西州之舊族生爲中朝之偉人逎夫延祐隆儒之初首登貢舉甲科之選擢拜御史彈射柄臣左宮開寀幾枉遭其毒害屏居淮甸幸得際於休明遂代言於北門摘詞獨推其典雅及進官於南省取士皆稱其至公一佐薇垣贊畫樞務再入柏府振肅憲綱後彰由是而薦揚風化以之

而涵厚遵大體而略苛細務實學以抑浮華月邇清光摩
撫經於廣內時承異數親賦詩于御前斯繼儒者之遭逢
宜傳其文於永遠擬合照依左丞王結例鈔錄道文於淮
東路學刊板傳布豈惟見科舉得賢之多實足彰國家右
文之盛牒請照驗施行准此照得先奉御史臺劄付據監
察御史呈切見故中書左丞文忠公王結博聞强記淹貫
經史著由沉潛道義之既篤嚴歷臺閣之有年故其著述
緯有淵源可以追軌前哲模範後人本官位終宰執當在
憲使如蒙比依學士元明善例將所著文集發下江淮拘
該學校錢糧內刊行傳布於世不惟不負其才抑且有補
風教具呈照詳得此憲臺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看

詳御史中丞馬資德所作文章遠擬班馬之英華近接姚元之步武如崔廉使蘇嘉議所言刊板印行誠可範模其後生又能裨益於世教申覆御史臺照詳去後至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承奉憲臺劄付仰依上施行承此中丞馬資德其家見居光州憲司合行故牒可照驗差人抄錄本官文集委自總管不花中議不妨本職提調刊印仍選委名儒子細較讐無差發下本路儒學依上刊板傳布施行先具依准牒呈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揚州路總管府照驗故牒

至元五年九月日

故御史中丞馬公諱祖常字伯庸系出西域延祐初設科

舉以兩榜取士公應河南鄉貢及會試俱冠右榜時已稱公有文學初非以高科致儒名公志氣修潔而筆力尤精詣務刮除近代南北文士習氣追慕古作者與姚文公燧元文敏公明善實相繼後先故其文詞簡而有法麗而有章卓然成家其在禮部爲尚書在中書爲參議在御史臺爲治書侍御史中丞在樞密爲副使累階要官自奉清約讀書刻厲如始學者雖一話言不苟及以病歸終於家大夫士之聞者無不悼惜嗚呼蒙鏞編磬淡乎其韻瑞瑰溢舂容然其光質古而文益奇以之考律呂之和賁佩服之華皆用於宗廟朝廷之上者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實有而似焉公之家世勳閥具國史及墓碑太原王守

誠與趙君蘇天爵在游從中感知尤多故為序其文集至
元五年己卯九月丁巳中議大夫御史臺都事王守誠序
文章何與乎天地之運哉元化之斡流神氣之推盪凡以
之而生者則亦以之而盛衰焉吾嘗觀於禮與樂矣升降
揖讓周旋裼襲之容屈伸俯仰綴兆繁瘁廉肉之節文之
著也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樂不曰天地之文乎昔者
聖人之以禮樂為天下也治與運會文從而生焉世之為
文章者蓋亦有出於此而已矣漢唐之治不及三代遠甚
而其人之述作乃或有治古之風者亦幸而際夫天地之
運之盛也趙宋鉅儒載道之書與歐曾王蘇數子之文君
子於是有所徵矣而其運往治弛則凡以文鳴者皆靡然

若稽風之泛弱冉也我國家龍起朔漠運符羲軒渾厖大雅之風於變四海士大夫爭自奮厲洗濯舊習至仁宗時遂以科目取天下之士而用之浚儀馬公伯庸裒然以古文擢上第聲光煜如清河元文敏公訓其所作可以被筦絃薦郊廟天馬寶鼎諸作殆未之能優也公早歲吐辭即不類近世人語言古詩似漢魏律句入盛唐散語得西漢之體嘗謂人學詩文固貴有師授至於高古奇妙要必有得於天吾未嘗有所授而爲之計所嘗師者往往爲近世人語言吾故自知吾之所爲者非繇有所授而然也蓋公以英特之資而涵毓於熙洽之世自決科以來踐歷清華至爲御史中丞其所際者盛矣則其文章又豈繇有所授

而然哉國家且益崇禮樂以對天地之景運能育之士幸而際乎斯時則其所著當益有可觀者而美盛德之形容以昭天地之至文則亦有賴於若人之爲者而公不可作矣淮東憲使趙郡蘇伯修甫彙公文藁若干卷將鋟梓以行于世適旅至廣陵乃使綴一言於編端伯修在成均時公以監察御史試國子生得其所試褐石賦嗟賞不置伯修以學行政事致位通顯非徒以文知名獨不能忘昔之嘗知己者風誼之篤可以愧澆俗矣旅光州人而生于甌粵延祐中公以禮事入閩歸而告諸朝之公卿大夫士曰閩中有陳旅者可與言文事也則公亦旅之知己者矣追念曩日與公晤言至夜分不休豹他日還浮光爲我結屋

蘇石曲山房幕年數往來相歡今則不然乃執筆序公遺文於空江落木之間俯仰人世不知涕泗之横流也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陳旅序

昔者仁宗皇帝臨御天下慨然憫習俗之於文法思得儒臣以圖治功詔興貢舉網羅英彦故御史中丞馬公首應是選入翰林爲應奉文字與會稽袁公蜀郡虞公東平王公以學問相淬礪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日益奇奕未幾擢拜御史劾權貴人擅弄威福遂罷相位久之其人再竊政柄左遷公尹縣開平實欲深中傷之公退耕浮光之野泊然不以介意權貴人死復入翰林爲待制遷直學士詞誥誓命温厚典則有西漢風在禮部爲尚書兩司貢舉

選士專求碩學崇雅黜浮丕顯天子親見郊廟祼獻禮文多公裁定及爲宰臣端重正大百辟儀肅議論廊廟有關於治體一時薦拔皆重厚淸慎之士公少嗜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文則富麗而有法新奇而不鑿詩則接武隋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慕效之文章爲之一變公之先出雍古部族世居天山殆入中國數世宦學不絕至公位益光顯嗚呼我國家龍興朔土四方豪傑咸起而爲之用百戰始一函夏干戈既輯治化斯興而勳臣世族之裔皆知學乎詩書六藝之文以求諸夫修身事親致君澤民之術是以列聖立極屢降德音興崇庠序敦延師儒非徒爲美觀也至于仁皇始欲丕變其俗以文化成天下猶歎盛哉觀

公治行卓偉若此則祖宗取材作人之效豈第文辭之工而已雖然非此無以表公之蘊公既沒其從弟察院掾易朔出公詩文若干篇合天爵所藏共若干卷請予巾箱刊諸維揚郡學嗚呼覽者尙能考公之行也夫及識恩之悲也夫至元五年己卯冬十一月朔嘉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趙郡蘇天爵謹序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 明景泰刊本

元雍虞集伯生撰 目錄後有重增目錄 嘉靖本散入各卷不另列所增詩文散入各卷末或元本所無而鄭達增入者歟

鄭達重刊序 景泰七年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五十卷 明人抄本

元虞集撰　學古錄世多有之類稿則不之概見所載詩文多有小學古錄外者錢氏補元史藝文志載類稿不著卷數或未見全書歟未有門人吳彤編類門生重熹胡式點對臨川袁明善戈直重校三行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强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回翔胄監容臺閒吾鄉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精確即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歷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

宗廟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旅逢之士得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一豪倚人之心亦無拘拘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窮林慈荷鬱蓊莫測限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爲波濤試刺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龍虎珠之氣變化時至則爲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溫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爲江右廉政使者近公寓邑乃裒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元爲序元惟李漢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能爲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

附著姓名爲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如是遂不
敢辭而爲之序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
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元序

皇帝聖旨裏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廉訪使太
中牒嘗謂文以載道匪徒空言制作之興有關時運三代
遠矣兩漢猶爲近古八代之衰文益弊而道益晦唐昌黎
韓愈以天挺之資出而名世後學仰之如泰山北斗欽惟
我聖元區宇光大治化休明時運之盛亘古所無而任制
作之重亦必有其人焉伏覩前翰林奎章學士資德大夫
虞集國朝名家久居禁近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後韓子
而繼出者士論有所歸矣其所著詩文若干卷前福建閩

海道廉訪副使幹玉倫徒已嘗命有司鋟梓然字畫差小遺逸尚多撫州路乃本官寓居之地如蒙後文本路詳加編録大字刊行豈惟可以為法後學實足以彰國家制作之盛牒請照驗施行准此看詳學士虞翰林所著文章詞華典奧追唐韓柳之風體制精嚴紹宋歐蘇之作俾録諸梓以傳世實足模範于將來如准廉使太中所言允符公論為此憲司合行故牒可照驗委自正官提調選委名儒子細校讐無差發下本路儒學依上刊板施行先具依准牒來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撫州路總管府照驗故牒

至正五年五月日

憲司牒文具録如右切惟監憲公嘉惠後學表章斯文憲使憲副憲僉諸公道同志合相與署牒刻之臨川郡學而廉幕經歷東平司舉執中知事河中張君允中照磨保定崔君文翼協贊以成其美焉惟賢人君子會合於一時俾歷代文章永貽於百世猗歟盛哉撫州路總管詹天麟緣恐黃天覺謹識

道園遺稿六卷元刊本

元雍虞集伯生撰　闕存目及一二兩卷抄補

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學古録其季子翁歸與公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書始一出如景星慶雲士爭先覩之爲快而湖海好事者復蕲公詩另爲一

綴然與學古錄所載將有得失予意其蒐葺已無遺憾近
於一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較之二集中多
所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遺佚者予外姪克
用公之諸孫也好古嗜學蚤夜不倦聞士友間有公詩文
輒手編成帙如是者累年積其所得凡七百餘篇皆板行
二集所無者遂分類編次爲六卷附以樂府題曰道園遺
稾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假館於吳江之金君伯祥
家伯祥之先君子樂善公至治間嘗識公於吳蓋平日之
所欣慕而樂道之者克用偶出是編伯祥亟命鋟諸梓觀
其所好可以知其爲人矣噫昔虞公南來予以總角獲拜
公於錢唐予從叔祖母家氏博涉書史嘗手書蓮經一部

一日以示公公不勝渭陽寒泉之思手賦七言古詩辭極淒愴且手跋於後者垂數百言今二集既不錄而予又不能追憶以附克用集中可勝歎哉然觀克用所編凡公平日之雄詞健句膾炙人口者悉以收入則其所遺者僅一二而克用之用心尙未已也予嘉克用之用心伯祥之好事且因其請而爲識於篇端云至正己亥夏五望眉山

後學楊椿序

自昔文章家著述之盛其集有內外前後續別之分蓋由其體製有同異歲月有蚤暮故其編纂彙次之法各有所存然其文之可傳者雖片言半簡皆不得而棄置又復有所謂拾遺者也國朝一代文章家莫盛於閣學蜀郡虞公

公之詩文曰道園學古錄者其類目皆公手所編定天下
學者旣已家傳而人誦之矣然其散逸遺落者猶不可勝
計也其從孫堪乃爲博加討訪積累之久得古律詩七百
四十一篇而吳郡金君伯祥爲鋟諸梓是編之傳其殆所
謂拾遺者乎予嘗獲執筆從公之後而竊誦公之詩以謂
國朝之宗工碩生後先林立其於詩尤長者如公及臨江
范公蓋不可一二數也學者讀乎是編則知其殘膏賸馥
所以沾丐後人者多矣今公已不可復作予是以三復是
編而爲之永慨也抑公平生所爲文無慮餘萬篇今道園
錄中所載不啻十之三四而已然則幷加討訪而使之盡
傳焉豈非堪之志而予之所深望者乎是故昌黎之集成

於門人河東之集託於朋友惟廬陵歐陽公之集其嗣人能致其力焉若堪之汲汲於此其亦可謂無媿於歐陽氏矣堪字克用一字勝伯好學有文能世其家而公之行能官伐已具於歐陽內翰所爲碑銘茲不著至正二十年正月十日金華黃溍序

先叔祖學士虞公詩文有道園學古錄翰林珠玉等編已行于世然竊讀之每慮其有所遺落凡南北士夫咸報爲蒐獵求之累年始得詩章七百餘首皆章章在人耳目及得之親筆者蓋懼其以僞亂真故不敢不爲之審擇也惟先叔祖鴻文鉅筆著在天下家傳人誦其大篇大什諸編蓋已得其八九此蓋拾遺補缺庶免有湮沒之歎方類聚

成編以便觀覽而吾友金君伯祥乃必用壽諸梓以廣其傳命其子彝書以入刻伯祥之施不其永耶外有雜文諸賦倘有俟於他日云至正十四年五月甲子從孫堪百拜謹識

揭文安集十卷 舊抄本 菉竹堂藏書

元揭曼碩傒斯著 前有元史本傳後附錄遺文四篇首頁有葉氏菉竹堂藏書印記

右揭文起上李秦公書止劉福墓志銘共五十七首今廣州所刻題曰揭文粹者是也此文楊文貞公家本題曰續錄蓋公嘗錄文安他集此則續得之多能補他集之闕但不知其何從錄得也惟文安遺文在人間者尚不少茲用

虚紙六十番於此文之後偶有一遇當亦録附焉成化丁亥歲五月十二日澀東道人識

王氏手跋曰渇文安集十卷歲己丑得於崑山葉氏後有文莊先生名號圖記意謂文莊時舊本每焚香讀一過即什襲而藏歲壬辰初夏携書於甫里之高陽氏丹臣許兄慨然出揭集眎予乃以藍絲紙紅格書寫紙墨俱古校對文目與予藏本無異共計九十一葉獨不分卷帙書頭多改字後有文莊親筆跋語因録增此集之後復假歸細校改注增損計二百一十有三字蓋丹臣得于葉故揭集亦得之葉乃知丹臣之書爲葉氏初本此本蓋校後復録亦文莊時物也初本又有白紙別録雜文四首並鈔附後康

熙壬辰蓮涇後學王聞遠識於孝慈堂

揭曼碩詩集三卷 影寫元刊本

元揭傒斯撰門生前進士燮理溥化校錄　目錄後有至元庚辰季春日新堂印行一行錢氏補元史藝文志有揭傒斯詩三卷當即是本孫慶增　玉照俱有印記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三終